

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系列

彭见明
著

玩古



WANGU JIUSHINIANDAICHANGPIANXIAOSHUOXILIE

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系列

彭见明 著

玩古

(京)新登字 083 号

责任编辑:熊耀冬

封面设计:唐伟杰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玩古/彭见明著. —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95.4

(九十年代长篇小说系列)

ISBN 7-5006-1899-9

I. 玩… I. 彭… 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0606 号

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发行

社址:北京东四12条21号 邮政编码:100708

永清县第一胶印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

850×1092 1/32 印张18.25 插页360千字

1995年4月北京第1版 1995年4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8,000 定价17.50元



彭见明,1953年2月出生于湖南省平江县乡中。1970年高中毕业后招入平江县剧团,先后任演员、美工、文化馆干部15年。1986年调岳阳市工作。现为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湖南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岳阳市作家协会主席。

1980年开始文学创作。著有长篇小说《大泽》、《将军和他的家族》、《风流怨》、《家长》,小说集《那山 那人 那狗》、《淘金者之迷》及散文、报告文学集等。

小说《那山 那人 那狗》获1983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第一章

现在鹤了城中，几个玩古物的，如欧阳玉琼、东方冉、高安、洪伟达等，都是见过这鹤了城中旧时代留下来的最后一个玩家的，他叫做李庶溪。李庶溪死于六十年代末，那时候欧阳玉琼和东方冉他们，也还只有十来岁年纪。但他们懂事了，知道好奇。李庶溪就是一个奇人，在市民眼中，是一个怪物。

那个年代里，街头巷尾是天天有热闹看的。天天有人高呼着口号，热情洋溢地斗争人。那些被斗者在此之前，都是鹤了城中耀武扬威、有头有脸的角色。突然他们的威严一扫而光，被平头百姓踩在脚下，这惊人的变化，自然也是令出身微贱的欧阳玉琼、东方冉们激动的事。他们也是一次又一次跟着众人喊哑了喉咙的。

使他们惊诧的是：那个戴高帽子的阶层里，却夹杂着既无官职又非地、富、反、坏、右分子的平民李庶溪，因此使他们好奇。

鹤了城分新城和旧城。旧城极窄小，建国以后盖的房子，

DQ68/29

都在旧城以东护城河对面的平川里，日渐推出些规模来，就叫做新城了。旧城三面环山，分四街十二巷。四街的街名是东、南、西、北。十二巷则以十二生肖冠之。李庶溪住在东街的街口上，左侧紧临青蛇巷。旧城新城往来的人，都要经过李庶溪的家门。他干瘦如鹤，酒糟的鼻子，黄发稀疏，终日于门口置一小桌，以代人书写对联、标语、书信等谋生。因东街口是商业繁华地带，他桌旁还备有大小两杆秤，供乡下来的买卖人租使，一日也要收下些许零钞。因此鹤了城中，许许多多人是认得李庶溪的。但不知他有什么资格加入戴高帽子的行列。

好奇的欧阳玉琼和东方冉等，因李庶溪骤涨的“身份”，专门去考察了这怪人的情况：仅是两间低矮潮湿的老屋，青砖的墙，小小的臊子，白灰斑剥。窗是石雕的，进光少，屋内终日昏黑。进得屋去，霉腐气刺鼻。李庶溪独身一人居住，床褥家具，无一件可入目。倒是床上地下，到处堆放着破旧瓷坛陶罐碗碟。墙上柜上，用五颜六色的各色字纸裱糊着，整个屋子如一个纸灯笼。李庶溪就住在一个纸袋子里。这令观者哑然失笑，想这孤僻老人是有神经病的。

但此人的怪异，却是叫人难忘的。许多年后，待欧阳玉琼和东方冉等开始玩古物时，才陆续弄明白：这李庶溪原是他们有幸所见到的旧时代古玩界的一等高人。可惜匆匆见过，未与之有过有价值的接触，先生便辞别了人世。但他的经历和生平，对玩古物的晚辈有着非凡的吸引力，大家非要细细地挖寻出来不可。凡玩古物者，不缺乏这份傻劲的。

原来这李庶溪，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官宦世家。只不过他是他父亲一个偏房所生，自小心理上多少植下了一份压抑。

但他仍可受到良好教育，吃用花销不愁，这样的出身和条件，可促成人成大器。也是极易让人变成纨绔子弟的。李庶溪长大后便成为了这样的反面典型。那时候鹤了河水运发达，勾连两省商埠，来往客商官僚频繁，加之鹤了城中人也生性风流，以十二生肖取名的十二条石板巷子，因水运的发达，往来各色人等的频繁，自然而然，应运而生，巷巷都有了烟花场所。偏房所生而得不到宠爱和管教的李庶溪，在这样的环境中，会走向何方呢？结果他十三岁上就被人教唆品尝了嫖妓滋味，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就如一个坏梨，坏一点就要牵连全身，不日打架斗殴赌博抽大烟等种种恶习也不可遏制地附到了李庶溪身上。十五岁上，李庶溪已变得五毒俱全，不可救药，严父年事已高，使尽浑身解数，已无能拯救他再回首，无可奈何之际，为维护家族的名声，不得已将他逐出家门。走投无路之际，被远离鹤了城一百五十里翠朗山翠朗寺的旷如法师收留了，无奈削发出了家。旷如念庶溪之父曾有重大施舍于寺中，才动惻隐之心欲拯救这浪荡子弟的。

旷如是远近有名的书画家、金石家、装裱师。他晚年不再带徒弟，但念庶溪之父的功德，便破例授艺于庶溪。庶溪虽油污灌顶恶魔缠身，但天生心性敏慧，学艺悟道倒也灵彻，这让旷如有几分宽慰。多少达官贵人都想求他传绝艺于其子女，他都一概回绝了，而破戒收个不肖子孙，旷如此举，曾引起当时多少世人惊叹哪。大师心里，真害怕庶溪不争气，他是多么看重自己的名誉啊。有言道名师出高徒，倘出的是孬种呢，师傅也就是狗屎了。

果然李庶溪就不争气。首先念其大师于危难中收留了他，

顿生要学好以昭世人的决心，倒也好好的表现了些时候，让大师暗中高兴了一阵，但不出一年，终因尘根未断，恶性难改，竟在寺中调戏（一说是强奸）朝庙的少女。寺中万万难饶此错，他即被逐出翠朗寺。旷如受此空前刺激，一病不起，不久圆寂。方圆数百里，为失旷如哀痛无比，书学金石界为失去一学问高深的良师益友而觉得天下再无大师。许多高雅之士，得了名字名画，觉得再也找不到旷如这样的装裱大师而从此失去收藏的意义。

庶溪从此流浪天涯。因有了大师传授的半生不熟的技艺，倒也能把命活下来。他始料不及旷如的声名，竟是远播数千里之外，就凭了说一句他是大师的关门弟子，又以大师曾刻赠他的一方印，他到哪里都混得到饭吃——当然，被逐山门的历史是要隐藏过去的，胡编些其它的故事来解释出走因由。

庶溪是个花花公子，身子孱弱，不懂商事，不识五谷，无家业继承，庙中缘食也断了，不得已要以手艺谋生。好在脑子还好使，用心地回悟大师的教诲，渐渐的把旷如所教的装裱技艺，练出了些样子来，日渐竟深受一些行家里手的看重。他东流西荡，最后被一个皖军军阀收在门下，专替他装裱字画。这个军阀，是个收藏行家，不惜手段，不惜重金搜刮求购古今名家手迹，倒也真是藏了些佳品。据说这一杀人如草芥的军阀，为求一位寒士的字画，不惜于那寒士的茅舍前焚香跪拜，而至最终感动了那不畏强暴、清高怪癖的高人，破例给他这官界人物作了惊世之作而又寸金不收……这一时期，庶溪得以大开眼界，见识如此辉煌的珍迹，得益匪浅。这是在旷如大师那闭塞山中无法获取的。鉴赏水平，也因此大大提高，那军阀设有

密室，重岗把守，庶溪就在密室里装裱修饰。面对众多国宝级的佳品，当然是不敢草率糊弄的。人要衣装，佛要金装，活脱脱一个美人坯子由他来设计衣饰，是要使美人更加绚丽夺目，倘有损原作光辉，且莫说丢了饭碗损了声名，恐连性命都保不住，他知那军阀不爱烟酒不爱赌博不爱女色，唯一爱好是在字画上。许多好画，价值连城，或许是枉断了许多性命争夺而来的，倘他稍有失手，丢掉卿卿性命，也就在那军阀一句粗话里。何况尽管他五毒俱全，毕竟被旷如大师培育了一份对书画艺术的爱心，如茫茫沙漠中的一泓甘泉，庶溪也只剩下这一丁点圣洁了，从内心而言，也是不敢作贱这些圣物的。这武夫绝对是一个大行家，一日听说民间流浪着个旷如大师的关门弟子，硬是派员寻访了两年之久，把他从川东江边一个劣等酒楼里请上八人大轿的。此以后是三日一大宴一日一小宴供候，配专车住别墅，打屁不出唤侍卫，玩赏美女如弄窗台上的盆景花卉般方便。如此供他养他，为何？他明白。便极尽心智伺弄那些宝物。倒也博得那军阀欢心。那武夫多是依仗这些宝物，赠送达官贵人，来做外交手段，求得稳固腾达。庶溪技艺，便伴随着传递出去，很快也就名声大噪——当然这些，庶溪是不知道的，他被军阀深深幽囚了，一些社会名流欲求见他都是不可能的，军阀垄断了他，以增其值。

庶溪吃香的喝辣的，奢华无比地过了数年光景。忽一日闻这军阀在前方战败，顿感自己的好日子也将完了，趁府中混乱，忙于乱中收拾了些细软和几幅未裱的字画，只背一个小包，轻装星夜逃了出来，又开始流浪。实在没吃的没穿的，便取一幅字画出来兑衣食。一年后在北方某处碰到一个昔日在军

军阀上当差的老妈子，老妈子说幸好你跑得快。庶溪忙问何因？老妈子说，那军阀在前线受伤，料回不到老家府上了，便囑他的儿子回来，要杀了你，说你那手绝活不可好了他人。不杀了你，放生出去，他那家藏的珍品也就不是珍品了。庶溪想此人如此歹毒，他怎么不一把火烧了那藏画的密室？想这人世也真是险恶，幸好当初灵机一动生了走的念头，也是命中不该死。

大陆解放的前些年，李庶溪跌跌撞撞不知怎么又回到了故乡。他已出走了数十年，没几个人认得他了。他那在鹤了城中曾显赫一时的家族，随着他的老父西归，早已树倒猢猻散，家产几乎变卖一空。一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在东街街口好歹还兑了几间民房，见他回来，匀了两间小的给他安身。

因有人揭发了李庶溪在皖军某军阀府上被宠的经历，李庶溪便被列入了戴高帽子的行列。去他家抄家，一无所获，穷得叮当响，锅架在几口草砖上，床铺是一块门板。要他交代在军阀府上的经历，他老老实实详细地描述了那一个时期的奢华生活，结果没有人相信他的话是真的，这么瘦骨零丁的一个人睡得动那么多美貌的女子吗？搞专案的人认为他是吹牛皮，有精神病。按通常的惯例，如怀疑专案对象讲了假话，一捆一吊一拷打也就有如意的材料出来了，人们见他孱弱如柳，禁不得一推，如一星烛火，耐不得一吹，也就没有对他动武。由于始终没有充分的证据说他杀过人当过国军干过伤天害理的事，拉他出来游一游，斗一斗，也就作罢。不久大家就不怎么注意他了。他就仍在门前摆了桌子代人写字什么的。

也不知什么时候那小桌子没了。于是人也悄悄的没了。如

世上消失一只蚂蚁一样的平静。

若干年后，鹤了城中的几个年轻人，一日萌发了对古物的兴致，便想起了李庶溪这个人。那时候他们对古玩还知之甚少，只是受了一些从外面传来的影响，那时一些宾馆里设有专售古董的商店，供爱中国古物的外国人收藏。他们便觉得这一定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便去找一些书来看。这时候邮票已经炒起来了，老邮票的连连升值，这就预料着一个新兴行业的崛起。待兴致勃勃的欧阳玉琼、东方冉们回忆起当年李庶溪的神秘，再度去拜访那古气十足的老砖房时，已是面目全非。屋内纸墙被剥尽，裸露着发黑的青砖墙，那曾塞满于各个弯落的陶瓷瓶罐杯盏，自是不复存在。两间小屋，内内外外，堆满了废铜烂铁、废旧书报及各色塑料碎片，这里已成为一个废旧收购站。他们要寻找的梦再无半点踪影，不禁十分懊丧。想想离上次的造访，时间迅逝去了快二十年，他们都是三十大几快四十的人了，屋主的骨子都化成了泥，还能找着什么呢？于是便向街坊打探这怪人的经历。好在此时也没有什么不能说的了，连地主都摘了帽子哩。从各种传说中，得知李庶溪果是一玩古的奇人后，大家更是嗟叹不已，恨自己当年愚钝无知，错过了一个长见识的机会，不禁遗憾之至。大家倒也不是要获取什么，觉得在鹤了城中，老一辈的，什么行当的商人均可找着，唯这一方面是一个缺憾，就觉得这个颇有历史的山城，像是少了一个手指头样的不健全。大家心里就空落落的。

李庶溪的房子现在由他的儿子住着。关于他这儿子，也成为鹤了城中一个话题。在李庶溪死之前，包括李的街坊，都不知道他还有个儿子。待李庶溪在屋中倒毙数天，有臭气阵阵飘

出来后，人们才知道他死了。街道上视他无亲无朋无后，便草草钉了副薄棺将其埋了。正待居委会要将此房充公，打扫给五保户住时，一乡中女子领着一个年近二十的青年来了。青年自称是李庶溪的儿子李乐善，来继承遗产的。街道上不相信，李乐善就掏出一个布包，摊开，内面是三样东西：一方印章，一个砚台，一本线装的字帖。

印章是一枚半透明的淡青色小条石，刻朱文铁线篆字，有边款。街道干部不懂，叫李乐善盖出来看。青年随身备有印泥，装在一只青花瓷的小印泥盒中，他将一方纸片铺平在一本旧书上，将印在印泥中按压几下，然后盖在纸上，字即鲜亮划现。干部取过来倒着顺着看，识不出，问青年：“什么字？”青年说：“篆字。”“我问的是什么内容？”“至善至诚。”干部又看印章边款，也识不出。青年念道：“弟子庶溪存——旷如。”干部道：“这是当年翠朗寺大法师旷如为你爸刻的印章？”青年道：“你怎么知道有个旷如大师？”“听我祖母说过，她当年是翠朗寺的常客。”那干部说。

干部拿起砚台看。他也识不出好歹来，见砚台底面也刻了字。青年道：“也是父亲留给我的。这是他用过的砚台。”干部道：“也是篆字。刻的什么？”青年道：“不好意思念得。”“念。”“花和尚庶溪记。”“你父亲，在生倒也真是花和尚。”干部是看过李庶溪所交代的材料的，知底细。

线装字帖是李庶溪写的中楷字，封面上书：乐善儿抄本。内容是：昔时贤文海汝淳淳集韵增广多见多闻观今宜鉴古无古不成今……青年道：“一部增广贤文。父亲让我照着临他的字。”“你临过吗？”青年摇摇头。“怎么没临？”青年面有难色。

“你凭这几样东西就可证明你是李庶溪的儿子？”这时那女人说：“我们住在枫树湾，你们可以去问的。”干部说：“我们是要问的。真有这么回子事，你们可以住进来。只是你们以前怎不住在一起？”这时那女人的眼圈红了，儿子的眼圈也红了。干部道：“连个亲戚也要走动走动呀。何况你们还是夫妻。说呀，反正老的死也死了，在生又不明不白，有什么苦水你们现在可以倒出来嘛。”母子俩依旧红着眼眶，不说。干部最后说：“你们先回去，半个月后来听消息，我们要调查的，”一指那三样东西，“快把这些旧东西扔了。要是早些时候，你们保存‘四旧’，当心一绳索把你们绑翻了。”母子俩慌忙将物件一包系了，拜谢而去。

后来的调查结果：李庶溪回故乡不久，在枫树湾睡了一个村姑。村姑比他小了几十岁。后生下孩子来，李庶溪便极少来乡中了。也不让这母子俩进城去。有人怀疑这后生不是李庶溪的，按李那时的情形，是几乎没了能做出人来的能力的。当然那男女间的事情，都是说不清的，谁也不能说那儿子不是李庶溪养下的。后来李乐善被批准同意住到父亲的房子里来了。他无任何生路，便以捡破烂为生。母亲没有随了来，出了家，上了翠朗山。那时翠朗山已多年没有了香火，寺庙也毁得七零八落了，不知那女人赖何生存。

欧阳玉琼、东方冉他们打听到这李乐善手中存有他父亲的古物后，便等着收破烂的李乐善回来。大家凑份子买了些熟花生，打一斤酒，在那低矮的青砖屋里请李乐善的客，酒至半酣，然后提出来要见见他家父的那方印和砚台。李乐善先是一怔，然后咧嘴一笑：“早就扔到河里去了。父亲死的那年有人提

醒我说那东西是个祸，我就马上把它扔到河里去了。”“你父亲再没给你们留别的东西？”“再也没有什么了。”“真没有？他在外面那么多年，又是一个一流的行家，不会不留点什么。”又有人插言道：“李乐善，你莫保守，都是几个街坊，还怕抢了你的宝贝不成？我们也是好奇，喜欢玩玩，开个眼界罢了。”乐善说：“你们不信也罢，父亲是多年不和我们往来的了，他怕因他出身不好连累我们母子俩，这个大家也知道的，那几样东西，还是我懂事不久，他给我的……他的晚景不好，死时屋里无一粒鼠粮，没一件装殓的衫子……”说着眼圈一红。大家见话说到这样，便不好再说下去了，忙转了话题，连连说喝酒。

踩着夜色回去，大家觉得李乐善是肯定没扔那东西的。不然为何一谈到这个话题，他便敏感地一怔呢？此人一身褴褛，其貌不扬，略显木讷。但一双眼睛倒也黑白分明，藏了几分敏感和狡黠，外粗内秀，恐非等闲之辈。有人分析得好：其父的神秘经历，人们仅知初略，其子的经历就一无所知了。有言道：有其父必有其子，未必他们之间就真没有什么联系？

第二章

其实就收藏嗜好的历史而言，欧阳玉琼在鹤了城中，自李庶溪那一辈人之后，是最早的。他的父亲死得早，自小他寄养在舅父家里。舅父是D省某著名瓷厂的一个技术权威，同时是一个收藏家。玉琼记得最清楚的是舅父光漂亮蝴蝶的标本就收藏了好几个厚本子，一页压着一只。舅父翻给他看时的那个欣喜的表情，那轻盈珍爱的动作，给他留下了极深的印象。那时他感觉不到这种收藏有什么意义，但他很看重舅舅这种高雅的嗜好，并想象那一定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情。那时舅舅还收藏着其它许多人们并不起眼的东西，屋子里的每个角落都占满了，留给一家人活动的空间极小，一家人无一有怨言，大家都小心地动作，生怕碰坏舅舅的收藏。舅舅的脾气极好，百事听任和迁就舅母及孩子们，但唯有有碍他收藏或不小小心碰坏了他的“宝贝”，他的脸就拉长了，甚至要骂人的。所以玉琼自小就认定了舅舅热衷的收藏是神圣的。舅舅的嗜好潜移默化不知不觉影响了欧阳玉琼。十六岁的时候，他不想再白让

舅父养着，便回老家鹤了城中来谋生活。父亲生前的好友把他推荐到一个机械厂里，并为他找了个好师傅，学做木模。玉琼十六岁当了工人，独立谋生，业余时间，也学了舅舅的样子，收藏蝴蝶。他那叫做蝶儿的爱人就是发现了他收藏了数以千计的漂亮蝴蝶而爱上了他的。

欧阳玉琼在鹤了城中稍有些名气，是在鹤了城重建图书馆时，他以个人名义，捐赠了一套整齐的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鹤了晚报》。一九五四年至一九六四年十年之中，一个战功赫赫的老革命，放弃高官不做，要求到故乡鹤了城中来主编一份县报。他自幼爱文，因时世不容而从了武，天下太平后，他想延续儿时的梦，又恋着故乡的山水人情，便弃了仕途，潜心回乡办报。每周三张的小报，办得很合市民的口味，那时欧阳玉琼便是忠实的读者之一。后在街上看见他尊敬的主编大人也戴了高帽子，玉琼心里一动，预料要出什么事。便暗中留神报社的动静。果不然一日人们将报社所藏报纸、资料、书籍一股脑儿掀了出来，欲付之一炬。玉琼心想：从此以后名显一时的《鹤了晚报》便再也见不着了，它要在鹤了历史上消失了。陪烧的，是主编大人和报社同仁。玉琼见这位腰背笔直、头发半白、目光炯炯的勇武战士，戴高帽子游斗并不曾减却半分威严，一副不折不挠的样子，此时却是汗流满脸，恐惶之至，向旁边一个造反派头头恳求说：不要都烧了，留下一份吧，好歹它也是鹤了人民的一个足迹呀。头头自是不听，粗话连篇。正待让人先发言批判一通再点火焚烧时，高音喇叭响了，说有毛主席最新指示下来了，让所有人都迅速到鹤了广场集中，开万人大会，然后游行庆祝。这是大事，高于一切的，大家雀跃着奔广场去

了，丢下了这一堆书报。顿时楼空巷静，连县委会高大浓密的大樟树上的雀子都随人去了鹤了广场看热闹。

玉琼见那主编痛心疾首的模样，便更加看重这份报纸的价值。他没去广场，从从容容地从纸堆里挑出每年一册的合订本，用绳系了，背着大摇大摆回单位去。这刻安全，不用担心碰着什么人。

十多年之后，由那位原报社主编担任新建图书馆名誉馆长的老同志，以他的关系，到处伸手要钱，盖起了一套有模有样的馆舍。待主楼竣工时，出了一纸广告；向社会征集本县名人著作、革命文史资料，尤其提到了征集原《鹤了晚报》，一张数张不论，残缺者亦可——可见这位老同志对他的报纸的留恋。

玉琼念那老人一腔深情，便扛着这整齐的合订本送上门去。工作人员见了，惊喜若狂，竟忘了要玉琼留下名来。玉琼也无沽名钓誉之意，全是看在那位老人的份上慷慨赠予，让他高兴高兴，交割之后，便悄悄走了。

数日之后，一行人找上门来，为首的是那老人。见面之后，老人向孙子辈的玉琼深深鞠了一躬：“感谢你，衷心感谢你。你做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然后提出两瓶酒，一条香烟：“这是我个人掏钱送你的，我没法表示我的心情，你不收下就要折我的寿了。”玉琼知那内心的亢奋是要借物抒发的，便也没拒绝。老人这才高兴地拉了玉琼的手，坐下来叙话：“你这个小伙子，也真是的，不留下个名来，让我找得你好苦，差点要请公安局出面了。你不知道，你做的工作对我个人来说，有多么大的意义吧。那是我十年的心血哪。就好比花十年时间怀的一个